



Summer's Love Nocturne



耽美季节小说

IT PIPENS IN THE SUMMER

[情定六月天]

HONAMI
hayakawa

速川开雅



[情定六月天]

IT PIPENS IN THE SUMMER

速川开雅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定六月天/速川开雅著。

(耽美季节小说)

ISBN 7-225-0147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1527号

远方出版社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责任编辑:王世峰

封面设计:亚凡

呼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远方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787 × 11092 1/32

印张: 6

2003年1月第1版

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8.00元

版权所有 · 请勿翻印



二月的北海道

才一站上去，田所驱就一阵胃寒。

以这个季节来说，算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连山顶也放晴了，视野一望无际，甚至附近山顶结了冰的透明树，也一目了然。而细雪的质感，仿佛粉状的流水般松软地流泻下来。刚刚才整理过的滑雪场，整个雪面被压的扎扎实实。

连当地的滑雪高手都不禁要欢呼的好滑雪天。

但是驱却全身僵硬。

不是因为天气太冷。

而是放眼望去的悬崖实在太广阔了。

由于紧张，驱害怕得两脚直发抖。

但是呢……

虽然说是悬崖，最斜的角度也才二十几度，其他地方则平均大约十四、五度左右。如果



这也叫做悬崖，那真是辱没了真正的悬崖。

中级者的轻松练习场，大概差不多都是这样。

明明不会滑，还逞强要来，这是你自己活该，别怪别人。如果被人这么奚落，驱可是一句话也应不上来。

就是这么回事。

田所驱，二十五岁。

运动万能、帅哥一个。

“从均匀的古铜色笑脸中露出的白牙，看起来真是又健康、又健美。”

对这种陈腔滥调的赞美已习惯的他，是典型的命带桃花，也就是很有女人缘的男人。

但是呢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其实啊……他根本不会滑雪！

秘密喔。

由于处于泡沫经济刚崩溃的时期，要找工作不是那么简单。反正教育学分也修了，就先当个老师混口饭吃吧。他就这样什么也没多想就当了高中老师，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。

最爱吃喝玩乐，最爱女生。

这个美其名为老师的工作，实际上是被高中女学生包围，过着众星拱月的日子。另外，漫



长的暑假则用来运动锻炼身体。这种游戏人间的生活态度，当然不可能考上高考，结局自然就是到处当实习讲师，过着高不成低不就的日子。

反正到三十岁以前，日子过得去就好，也不用太杞人忧天嘛！

反正当事人也不觉得这种不安定的实习讲师生活有什么不妥，相反地，似乎还满自得于这种“洒脱”的生活模式。

但——是……

对于这么轻松自在的驱来说，眼前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烦恼。

那就是，他现在正在尝试的——滑雪。

不会滑雪有什么关系嘛，日子还不是照过？而且驱住在名古屋，名古屋一年到头下不到二次雪。

如果是因为生活上的需要，非要把滑雪学好也就算了。

但是——

就是这么可恨，在“搭讪”这个系统里，就是少不了滑雪这个零件啊！

“下次一起去滑雪啊……我教你。”

冬天的搭讪成败与否就靠这句话了。届时必然再理所当然地住一晚，这就是所谓的 Hap-



py 全套教学。

就凭这点，死也要把滑雪学好。为了专攻高中女学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雪上滑板也要一并搞定。

拥有超凡运动神经的他。

啊……虽然如此，但是……怨叹啊怨叹。

冬季运动里不可缺少的——滑雪。只有这难搞的东西，他就是怎么攻都攻不下来。

我们的大帅哥——驱的自尊心，怎能容忍自己不会滑雪呢？

所以，他毅然决然下定决心，偷偷参加滑雪特训，还不惜千里迢迢专程远征北海道（以免碰上熟人）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，他现在孤单一个人，站在滑雪场上。

可是呢——

坐着电动升降椅上到这里为止，目前尚可——但真的踏在滑雪场的顶点时，双腿就是不听使唤的动弹不得。实在无法踏出这最初的第一步，就是鼓不起勇气来。

如果变成翘起屁股那种似站非站的难看姿势岂不逊毙了……或是跌成四脚朝天也好糗……而且万一脱臼了怎么办啊……脑袋瓜里尽是那些凄惨的画面，不行就是不行。

假设是那种美女教练也就算了，要那些比



自己年轻自以为是的小伙子来教他……免谈！

因有这种要不得的想法，所以他没有进学校去学，但说真的，他实在不该逞强，应该先把基础打好再说。

想着想着，驱觉得既然已经走到这步田地，无论如何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先滑下去再说——无论如何。

总不能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往下的升降椅回去吧。不行、不行！这种糗不拉叽的事太失我大帅哥的风格了。

话虽如此，驱大少爷还是提不起勇气，裹足不前。

一直呆站在那儿，约十五分钟。

噗…通的心跳声带给驱无限的压迫感。



四个月後， 梅雨季节的名古屋

藤村千征非常不喜欢梅雨季节。

而今天从早开始，雨水就懒懒的把整个城市淋得湿答答。

他抱腿坐在体育馆内，百无聊赖地玩着拖鞋前端，并不时斜眼眺望窗外。

在这种潮湿的雨季里，还把全校的学生召集到体育馆来，坐在地上开朝会？老师们的心理实有在很难理解。

在千征渡过孩童时期的北海道，根本没有所谓的“梅雨季节”。

因为父亲工作上的关系，举家搬到名古屋来，今年算是第四年。

虽然现在已经高一了，还是无法习惯这个令人厌恶的梅雨。对于理组学生的他来说，虽然在理论上了解为什么会有梅雨季节；但身体就是无法像脑袋瓜一样去理解梅雨为什么会这样下不停。千征一向是精力充沛而朝气蓬勃的，但到了梅雨季节时就是没有办法提起精

Yamane Kyo Kachou



神。

可能又加上今年开始一个人住，所以做什么事总是觉得不顺心。都已经六月了，还在犯五月病吗？（译者注：在日本，一年的作息总是由四月开始。所以到了五月又因为春季的关系，使人们觉得懒散而且烦闷。日本人称之为“五月病”。）

“小千，记事本。”

坐在千征前面的滨田芯指尖粘着一小张照片贴纸，转过身来小声地对他说。因为她总是大胆的不扣衬衫的第一个钮扣，所以，在她转过来的时候，可以很清楚看到她的胸部以及糖果色的胸罩。

“小芯，看到啰。”

“很可爱吧？你看！”

说着说着，也没有人拜托她，她竟把裙子快速的翻起来让对方看一眼跟胸罩同系列的内裤。

“可爱是可爱啦……但是小姐，我是男人啦！”

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是其实对他来说，这早已是家常便饭。

事实上——

藤村千征现在所处的状态，只要是男的，



没有人不羡慕他。万红丛中一点绿。

“真可惜。如果小千是女生的话,我们就可以穿一样的。”

“对啊!”

可能是因为每天从早到晚都混在女人堆里,有时他反而真的会这么想。这使他觉得最近的自己有点恐怖。

没错——

千征是在一班四十二个学生的班级里,唯一的男生。其他四十一个人全都是刚成熟的葡萄——女高中生。因为是高中,重考的不多,所以全部是应届生。

千征念的学校是男女合校。

但是在学校里男女却分的很清楚。男生大楼、女生大楼,连校舍都壁垒分明;也不知道为什么,两栋大楼间相互往来是被禁止的,对于学生来说,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怪现象。

虽然如此,只有千征得天独厚,被分配在女生班。

理由很简单,因为他的名字,千征。

藤村千征——

简单地说,它听起来像个女生的名字。

而且还很幸运地(?)他的外表好死不死看起来就像个女孩子。的确,连千征自己看入学



申请书上贴的大头照，都觉得自己是个女生。

虽说如此，就常理判断……会搞错吗？

但道理归道理，被搞错了却是既定的事实。这是校方办理手续上的误失，千征莫名其妙就被编到女生班。

当然，到明年升二年级时，他就可以回男生班，多亏了班级编制之故，他可以一整年待在温柔乡里。为此，千征成了全校男同学羡慕的焦点，刚开学时还成了校内风云人物。

但是呢——

刚开始，千征却结结实实的吃了不少苦呢。

在一群女生中，唯独自己一个男生。

可想而知，那是相当寂寞的。

如果他是那种精力充沛的花花公子的话，可能就如鱼得水。很悲哀的是，他虽身穿男生制服，但在女生堆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会格格不入，他的脸蛋让他很快就融入这个环境，他还怎么如鱼得水？

更何况，千征本身就不屑当鱼。

所以没辄，他决定不再去做没有必要的强调。

在班上，他不是唯一的男生，而是非常非常通的同班同学。



他想通后，整个人都轻松起来。对于刚开始无法忍受的女生班生态也慢慢接受了。

现在已经是被赋称为“小千”，连内裤也可以互相秀(?)的伙伴。

所以啊——

虽然他是众人艳羡的焦点，但千征实际上一点也不快乐。当然，三不五时有人秀内裤给他看，该是何等快乐的事，但倒霉的是，当一群女生在别无异性存在的环境里，其行为举止是多么旁若无人，这是他以前从来不知道的，这二个月下来，真是彻彻底底的领教了。所以一、二件内裤对他来说，根本是小 case。

“小千，记事本拿出来啦！”

小芯灵巧地甩动她那只贴着贴纸的食指催促地说。

“放在教室没带来啦！”

“为什么嘛？”

说完，小芯就拍了千征手臂一下。

小芯习惯性的喜欢拍人，而且不只小芯，千征的同班同学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把拍人当作沟通方式的比比皆是。

“讨厌啦。”拍！“多好啊。”拍！

这种沟通方式，有时还真是痛。



对于这些常常“拍来拍去”的女同学们，千征总是无法理解她们的逻辑。

“本来想帮你贴上的……”

也不理会在台上讲话的老师，小芯整个身体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千征，然后把贴在舌尖上的照片贴纸推向千征。

“你转过来不怕等一下被削？”

“本来想帮你贴在笔记本上的，看我还特地先撕下一张来……”

学校规定不准化妆，但是我们的^{小芯}嘟起她涂了一层薄薄玫瑰色的萤光嘴唇，瞪了千征一眼。

“等一下我再贴好不好？”

把小芯手指上的贴纸拿下来，千征把小芯的身体转回原位。

“千万不能忘记贴喔。”

心想好不容易哄她转回原位，像妈妈骗小孩一样，但才一会工夫她又转过来。

“不会忘不会忘……”

千征又把她转回去。

“唉…唉…你不问一下旁边的人是谁啊，问一下嘛！”

她不再转向千征，她这次用靠的，把背靠躺在千征弓起的腿上说着。



“他是谁啊？”

千征看着从小芯那儿拿来的贴纸。

拍照时总是婀娜多姿的小芯旁边，还有一张见也没见过的娘娘腔笑脸。

“不要一付好像你没什么兴趣的样子嘛，要装作很好奇才行呀！来……再问一次。”

靠着千征的小芯，很不高兴的摇晃着身体。

“好啦……到底是谁呀？我很有兴趣啊……”

小芯交男朋友是一个接一个。一会儿爱的死去活来，一会儿又恨的咬牙切齿；有的时候还会脚踏好几条船。她的感情世界变动速度比翻书还快，如果要去对她所有的男朋友产生好奇，难保体力力不支。

“在哪里认识的啊……”

千征把脚一缩，小芯身体突然失去重心。

“喂……小征！”

小芯挺直身体，然后把手往后伸长一拍，不偏不倚地落在小征肩上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

“你看！”

因为小芯又要他看，所以千征就很不耐烦的再看了一次贴纸。



“你不觉得他很酷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小芯喜欢的类型真是令人不敢领教，这么娘娘腔的男人实在看不出来酷在哪里。

“我觉得之前的男朋友好像比较酷啦！”

千征一说完，小芯突然整个转过身来，从千征手中把贴纸抢了过来。

“不是说这个啦……我是指前面的那一个，前面的！”

“前面的？”

千征往台上望去。

有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台上。

“啊？”

看到那张有点模糊又有点熟悉的面孔的同时，在忙碌的生活中早已沉淀的记忆，随即鲜明地浮现在千征眼前。

“你干嘛叫那么大声啊？”

被小芯这么一说，千征慌张地摇着头说：

“没什么……没什么。”

才怪，才不是没什么哩。其实——

在几个月前，时值严冬的北海道。

千征一时大意而被夺去了初吻！



“SO 帅……SO 酷！”

小芯说着又拍了千征好几下，这才让千征回过神，不可能的，他再度抬头往上看。

酷酷的脸晒成很健康的古铜色。

身材高挑，还有他的脚特别长。

虽然一眼就能看穿他的轻浮，但又因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以及亲和力……揉合成一股“男人不坏、女人不爱”的气质。

“大家应该都知道长谷部老师因为即将生产的关系，需要休长假，所以在她休假期闲，由这位老师来代课。”

主任介绍完之后，把麦克风递给这名年轻男子。

难道……难道……

真的是田所驱！

如果是真的怎么办？

但是真的越看越像那时候的他。

男子接过麦克风，要开始说话了。

千征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口水。

“在这段期间，我将代替长谷部老师上大家的国文以及古诗。我姓田所，我叫田所驱。”

喔……喔——

“他叫驱，真好听的名字。”

除了小芯之外，周围的女孩子们也都开始

Dance: Elio Kacabou